

□张琪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读书

08

2019年9月10日
星期二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编：郝良
□责编：罗烽烈

作者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三十余年，在多年的《红楼梦》研究中，敏锐地发现了《红楼梦》的家教价值。认为现代家庭教育的种种热点难点，无不在其中找到根源。比如家暴问题、早恋问题、溺爱问题、民主问题、平等问题、单亲问题、监管问题等等。家庭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作者独辟红学蹊径，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鉴赏探究《红楼梦》，思之，研之，遂写下了《红楼家教辞语》。

全书分为十六章，每一章先通过“走进红楼”熟悉相关片段，再通过“家教辞语”议论有关家教问题；为了佐证该家教问题，还设置了“家教金箴”以名人名言或格言警句的形式，揭示人们对此问题的深刻认识或重视程度。某些家教问题，如果有经典诗文，或者警示时文，便在“阅读链接”里予以收录，以便参照阅读。

该书于2017年7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报在“读书”栏目予以选登，以飨读者。

【走进红楼】

片段一 贾芸谋差，尝透冷暖

导读：贾芸是贾府本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谋生，他到贾府认了宝玉为干爹；找贾琏要差事，贾琏如实相告，本有差事但已给贾芹，只有等园里栽花木的工程。贾芸想到不找凤姐恐怕办不了事，于是到了舅舅卜世仁（谐音“不是人”）家，想赊点冰片麝香向凤姐行贿，可遭到舅母和舅舅的奚落。以下选段就是求告舅舅情形，读了令人心酸。也感到贾芸自立谋生之不易。

贾芸出了荣国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个主意来，便一径往他舅舅卜世仁家来。原来卜世仁现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来，忽见贾芸进来，彼此见过了，因问他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贾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衬帮衬。我有一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赊欠一事。前儿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总未还上。因此我们大家赔上，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赊欠，就要罚他二十两银子的东道。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不三不四的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扁儿去。这是一。二则你那里有正经事，不过除了去又是胡闹。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儿就派你一遭儿不是。你小人儿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

贾芸笑道：“舅舅说的倒干净。我父亲没的时候，我年纪又小，不知事。后来听见我母亲说，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出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就不知道的，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还亏是我呢，要是别个，死皮赖脸三日两头儿来缠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法呢。”

卜世仁道：“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说，只愁你没算计儿。你但凡立的起来，到你大房里，就是他们爷儿们见不着，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们嬉和嬉和，也弄个事儿管管。前日我出城去，撞见了你们三房里的老四，骑着大叫驴，带着五辆车，有四五和和尚道士，往家庙去了。他那不亏能干，这事就到他了！”贾芸听他韶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辞。卜世仁道：“怎么急的这样，吃了饭再去罢。”一句未完，只见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卜世仁说：“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儿：“银姐，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二三十个，明儿就送过来。”夫妻两个说话，那贾芸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去的无影无踪了。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片段二 小红攀附，众鬻讥讽

导读：小红，名叫林红玉，贾府奴仆林之孝之女，卑贱如此，却不甘屈居下流。贾府主子，有两大天王级别人物：一是宝玉，二是凤姐。接触宝玉受挫，后却得到凤姐赏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小红就是这样的人。以下选段，就是写的小红主动靠近宝玉受挫的情形。

宝玉见没丫头们，只得自己下来，拿了碗到茶壶去倒茶。只听背后说道：“二爷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早接了碗过去。宝玉倒唬了一跳，问：“你在那里的？忽然来了，唬我一跳。”那丫头一面递茶，一面回说：“我在后院子里，才从里间的后门进来，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那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鬟髻的头发，挽着个纂，容长脸面，细巧身材，却十分俏丽干净。宝玉看了，便笑问道：“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么？”那丫头道：“是的。”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了一声道：“认不得的也多，岂只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拿东拿西，眼见的事一点儿不作，那里认得呢。”宝玉道：“你为什么不作那眼见的？”那丫头道：

“这话我也难说。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昨儿有个什么芸儿来找二爷。我想二爷不得空儿，便叫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来，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趑趄趑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去接。那秋纹碧痕正对着抱怨，“你湿了我的裙子”，那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房来东瞧西望，并没个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红，问他方才在屋里说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往后头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爷要茶吃，叫姐姐们一个没有，是我进去了，才倒了茶，姐姐们便来了。”秋纹听了，兜脸啐了一口，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去催水去，你说有事故，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碧痕道：“明儿我说给他们，凡要茶要水送东送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纹道：“这么说，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儿匠来种树，叫你们严禁些，衣服裙子别混晒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都拦着帷幔呢，可别混跑。”秋纹便问：“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说什么后廊上的芸哥儿。”秋纹、碧痕听了都不知道，只管混问别的话。那小红听见了，心内却明白，就知是昨儿外书房所见那人了。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家教辞语】

诗云：穷人孩子早当家，艰难困苦玉汝成；人情似纸不足凭，自立自强担大任。

现代家庭教育子女，存在很多困惑，其中子女像贾宝玉那样“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的多矣！躺在父母功劳簿上睡大觉的，也不少；家长莫知计所出。

其实，《红楼梦》中贾芸、林红玉是家长用来教育子女自立自强的典型。

贾芸是个什么人？贾府本家，父亲早亡，与母亲卜氏相依为命。贾芸的艰难，可以从第二十四回写他求告舅舅卜世仁的情节得到体现。

为了糊口，贾芸决计去攀附凤姐。如何能攀附上呢？他想到了行贿；行贿的财物在哪里呢？贾芸于是去求告舅舅卜世仁。

卜世仁，谐音“不是人”，由此可推知其人格一定很差。卜世仁开了一家香料铺，贾芸希望舅舅能赊给他四两冰片和麝香以向凤姐行贿来获得一个营生以糊口。面对外甥的告贷，卜世仁毫无怜悯之心。先是述说店铺过去亏账赔钱的例子，暗示自己不愿再做赔本的买卖，究竟有无该事，值得怀疑；然后转移话题，

斥责贾芸不务正业，教育他不知好歹，要“立个主意，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贾芸本是其外甥，正是为了谋个营生，向其求助，要求帮衬，仅仅是赊欠一下，过后如数送还，结果却遭拒绝。可见其不念亲情，希望贾芸立业赚钱，也是口是心非。在贾芸以事实说明自己并非败家子，父亲留下“一亩地、两间房”还在；自己立业是“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卜世仁仍然推辞，说天天和妻说贾芸之事，愁贾芸没有算计，如果能立起来，早就如贾芹一样弄个事，风光无比。气得贾芸只好赌气离去。贾芸离去时，卜世仁夫妻二人唱双簧，虚情假意，跃然纸上。卜世仁口上请贾芸吃饭，话未说完，其妻便说只有半斤面，不够吃，留下要挨饿。卜世仁说再买半斤，妻子便叫其女儿银姐去借钱买面。话说到这份上，贾芸还好留下吗？

卜世仁不赊，可有一个叫倪二的却愿意借；倪二本是一个泼皮，与贾芸无亲无故，只是街坊邻居，专营高利贷，听到贾芸述说卜世仁的行为，禁不住大骂。仗义借给贾芸银子，不要一分利息。曹雪芹是采用对比写法，用非亲非故的倪二反衬卜世仁不义的舅父。

贾芸获得银子后，又是如何行贿凤姐呢？贾芸说话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当他得知本有差事，却被凤姐给了贾芹时，便知道不去拜凤姐不行。于是他打听贾琏出了门，去找凤姐，候在凤姐必经之路上。他已弄清凤姐喜欢奉承排场，凤姐一到，便立即恭恭敬敬上前请安。

见了凤姐，请看贾芸如何巧舌如簧：

（贾芸……请安）凤姐连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问他母亲好，“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贾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时常记挂着婶子，要来瞧瞧，又不能来。”凤姐笑道：“可是会撒谎，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说他想了。”贾芸笑道：“侄儿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长辈前撒谎。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子来，说婶子身子生的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儿的，早累的不知怎么样呢。”凤姐听了满脸是笑，不由的便止了步，问道：“怎么好好的你娘儿们在背地里嚼起我来？”贾芸道：“有个原故，只因我有个朋友，家里有几个钱，现开香铺。只因他身上捐着个通判，前儿选了云南不知那一处，连家眷一齐去，把这香铺也不在这里开了。便把账物攒了一攒，该给人的给人，该贱发的贱发了，象这细贵的货，都分着送与亲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亲商量，若要转买，不但卖不出原价来，而且谁家拿这些银子买这个作什么，便是很有钱的大家子，也不过使个几分几钱就挺折腰了，若说送人，也没个人配使这些，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转卖了。因此我就想起婶子来。往年间我还见婶子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别说今年贵妃官中，就是这个端阳节下，不用说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因此想来想去，只孝顺婶子一个人合式，方不算遭蹋这东西。”一边说，一边将一个锦匣举起来。

凤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采买香料药饵的时节，忽见贾芸如此一来，听这一篇话，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便命丰儿：“接过芸哥儿的来，送了家去，交给平儿。”因又说道：“看着你这样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你，你说说话儿也明白，心里有见识。”贾芸听这话入了港，便打进一步来，故意问道：“原来叔叔也曾提我的？”凤姐见问，才要告诉他与他管事情的那话，便忙又止住，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诉他那话，倒叫他看着我见不得东西似的，为得了这点子香，就混许他管事了。今儿先别提起这事。”想毕，便把派他监种花木工程的事都隐瞒的一字不提，随口说了两句淡话，便往贾母那里去了。

（未完待续）